

## 宋代民俗对咏物诗的影响

李黎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宋代民俗的变化以及民俗意识的发展,不仅影响了咏物诗的表现题材,而且影响了咏物诗的写作方法。在咏物诗歌体裁方面,民俗事物成为咏物诗的吟咏对象,传统吟咏对象也多与民俗结合。在咏物诗歌的写作方法方面,一方面,继承传统咏物诗歌托物言志的方法,使咏民俗事物诗歌不断雅化;另一方面,诗歌作者大多选择旁观者的身份,使得民俗客观呈现在读者面前,使咏民俗事物诗歌不断俗化和客观化。

**关键词** 宋代;民俗;咏物诗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40(2011)03-0026-04

中国咏物诗的发展源远流长,清代俞琰在《咏物诗选·自序》中说:“故咏物一体,三百导其源,六朝备其制,唐人擅其美,两宋、元、明沿其传。”<sup>[1][P2]</sup>这是从纵向而言,咏物诗一脉相承。不论身处什么朝代的诗人,都往往以敏感的心灵观察自然并借助自然界的万物来寄托自己的情思,于是咏物一体被诗人不断地继承并发扬光大。而从横向而言,每个时代的咏物诗也反映了每个时代的特征。宋代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繁荣,都市文化盛行的时代。宋代学者民俗意识非常强烈,《东京梦华录》就以笔记描述城市风土人情、掌故名物而开创了新的文学体裁,此后同类著作《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如梦录》、《续东京梦华录》相继而起。宋代的民俗意识不仅在民俗笔记中得到突出体现,在诗歌中表现也很突出,反映民俗的诗歌异常丰富。而咏物诗作为诗歌的一个种类,也反映出宋代民俗的变化以及民俗意识的发展。宋代民俗的发展不仅影响了咏物诗的表现题材,而且影响了咏物诗写作方法。

### 一、民俗事物成为咏物诗的吟咏对象

民者,官之反也,俗者,雅之对也。又,俗者,约定也成俗也。所谓民俗事物者,百姓日用为常而不登大雅之堂的事物也。六朝以前的咏物诗数量少,取材也

较窄。咏物诗在题材的选择上未能脱离动植物的范围,六朝时期,咏物诗题材开始细化,不仅有传统的植物题材,如咏竹、咏山榴、咏梧桐等,而且还有咏人工物品,如咏竹槟榔盘、咏笙、咏箏,甚至咏领边绣、脚下履这些女性饰物。唐代咏物诗非常繁荣,诗人吟咏的对象异常广泛,不仅有常见的自然界景物风云雷电之类,各种花草植物梅兰竹菊之类,各种动物燕雀龙麟之类,还有文人日常接触使用的笔墨纸砚琴瑟类,以及战争用具弓箭类,日常生活用品绶、罗、床、席类。也有一些民俗生活用品,例如熨斗。而宋代,吟咏民俗事物的诗歌日益多了起来,例如汤婆子、竹夫人、水车、纸鸢等等。

汤婆子,是宋代放置在被窝中的一种取暖用具。因为古代汉语“汤”有热水的意思,而“婆子”则是戏称,因为可以陪伴睡眠,犹如老婆一般。所以戏称汤婆子,其实就相当于今天的暖水袋。多为暖足所用,故而又称“脚婆”。汤婆子为宋人开始使用,并且多为下层普通百姓所用,可谓是一种具有时代民俗特征的用具。这样一件具有时代民俗特征的事物深受宋人的喜爱,频频出现在宋代诗人的笔下。如黄庭坚《戏咏暖足瓶二首》:“小姬暖足卧,或能起心兵。千金买脚婆,夜夜睡天明。”<sup>[2][第17册 P11416]</sup>又云:“脚婆原不食,缠裹一衲足。天明更倾泻,颜面有余燠。”

竹夫人是显示宋代民俗特征的又一典型物品。竹

收稿日期:2011-02-10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基金资助,项目号:08JJD840193

作者简介:李黎(1976-),河南省南阳市人,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古代文学专业唐宋方向。

26

夫人是古代消暑用具,又称青奴、竹奴。编青竹为长笼,或取整段竹中间通空,四周开洞以通风,暑时置床席间。唐时名竹夹膝,又称竹几,至宋时竹几深受人们的喜爱,以至于有“竹夫人”之誉。黄庭坚曾经做诗吟咏竹夫人,诗题为《赵子充示竹夫人诗,盖凉寝竹器,憩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职。予为名曰青奴,并以小诗取之二首》。其一为“青奴元不解梳妆,合在禅斋梦蝶床。公自有人同枕簟,肌肤冰雪助清凉。”其二为“秣李四弦风拂席,昭华三弄月侵床。我无红袖堪娱夜,正要青奴一味凉。”<sup>[2]第17册 P1190</sup>黄庭坚此诗点出了竹夫人的最突出特征——清凉。由于黄庭坚在文坛上的地位较高,此诗一出,受他的启发,和者颇多。曾几《竹奴》自注:“因读山谷竹奴、脚婆诗戏作,山谷既以竹夫人为竹奴,余亦名脚婆为锡奴焉。”<sup>[2]第29册 P18593</sup>其明言受到黄庭坚的影响。敖陶孙《为竹奴解嘲用山谷先生韵》足见有黄庭坚的影响在其中。

在咏物诗中,不仅反映宋人日常生活的民俗的日用器物走入诗人的诗歌之中。其它反映生产劳动民俗的生产工具也是作者乐意吟诵的。梅尧臣有《和孙端叟寺丞农具十五首》、《和孙端叟蚕具十五首》,内容包括:“田卢”“扬扇”“耒”“台笠”“耕牛”“牛衣”“水车”“田漏”“茧馆”“织室”等。由题目可以看到其朋友孙端成已经写了农具诗和蚕具诗,他随之唱和,梅尧臣的诗歌出来后,王安石也随之唱和,写了《和圣俞农具诗十五首》,对同样的十五种农具进行了吟咏。看来这些具有浓郁民俗风味的生产工具已经成为诗人新的感兴趣的写作对象,并相互感染,激发了其它诗人的创作欲望。

其中,宋人吟诵最多的生产工具要数水车了。据《太平广记》记载,我国唐代就出现了龙骨水车,用于农业灌溉。北宋时水车应用更加广泛,诗人也把这一新的生产工具纳入诗歌当中。梅尧臣《水轮咏》:“孤轮运寒水,无乃农者营。随流转自速,居高还复倾。”<sup>[2]第5册 P2760</sup>水车是由一个转轮构成,随着流水而转动,水随着轮子的转动被转到高处后,随后随着轮子转到地处又倾泻下来。苏轼亦有诗《无锡道中赋水车》:“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分畴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洞庭五月欲飞沙,鸧鸣窟中如打衙。天公不见老翁泣,唤取阿香推雷车。”<sup>[2]第14册 P9199</sup>其它如陈普、刘一止、蔡襄等都写过专门咏水车的诗歌,而在诗歌中关注过水车的就不胜枚举了。

在娱乐民俗方面,宋代是一个经济发达,都市繁荣的时代,人们的娱乐方式也非常多,例如,龙舟竞赛、放风筝、傀儡戏、下棋等娱乐民俗。而其中的娱乐工具也往往成为诗人的吟咏对象。以风筝为例,宋代吟咏风筝的诗歌就非常多。宋代的风筝叫“纸鸢”。官至宰相的寇准,也对于小小的风筝感兴趣,用简单的一首小诗二十个字描述纸鸢:“碧落秋方静,腾空力

尚微。清风如可托,终共白云飞。”<sup>[2]第2册 P1006</sup>小诗如一幅画,秋天的天空高高的、蓝蓝的、安安静静的,远离喧嚣。只有风筝借着微微清风,和白云一起飘飘荡荡,悠悠扬扬。还有官至礼部尚书的韩元吉也都作过《纸鸢》诗。

## 二、传统咏物诗的吟诵对象与民俗结合

一般写自然界的花花草草,诗人们习惯上用来譬喻人的情操,或者寄寓作者的思想感情,而宋代的咏物诗多突出事物的民俗特征最典型的莫过于董嗣杲的多首咏花诗。他的《萱草花》:“娇含丹粉映池台,忧岂能忘俗谩猜。曹植颂传天上去,嵇康种满舍前来。鹿葱谁验宜男讖,凤首犹寻别种栽。浩有苦怀偏忆母,从今不把北堂开。”<sup>[2]第68册 P42725</sup>萱草即黄花菜、金针菜,此诗包含三种民俗,其一是认为萱草可以忘忧的民俗信仰,萱草又名谖草,谖就是忘的意思,萱草又名忘忧草,《诗经·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朱熹注曰:“谖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据《博物志》中记载:“萱草,食之令人好欢乐,忘忧思,故曰忘忧草。”西晋文学家嵇康《养生论》中说:“合欢蠲忿,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该诗云“忧岂能忘俗谩猜”就是包含了这种民俗信仰,只是诗中表达的是对于这种信仰的怀疑与否定。其二为萱草宜男的民俗信仰,《风土记》云:“妊妇佩其草则生男”,故萱草又名“宜男草”。曹植曾做《宜男草颂》,该诗云“鹿葱谁验宜男讖”,鹿葱,植物名,因其花与萱草相似,古人曾误认为是萱。看来,作者对于这样的民俗信仰也是怀疑的。其三诗中包含古代游子出门远行,在母亲门前种植萱草的习俗。《诗经疏》称:“北堂幽暗,可以种萱”,北堂即代表母亲之意。所以古时候当游子要远行时,就会先在北堂种萱草,希望减轻母亲对孩子的思念,忘却烦忧。唐朝孟郊《游子诗》写道:“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倚堂门,不见萱草花。”王冕《偶书》“今朝风日好,堂前萱草花。持杯为母寿,所喜无喧哗。”此诗云“浩有苦怀偏忆母,从今不把北堂开”,意思是因为很思念母亲,于是不忍心打开母亲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以免睹物思人。诗歌由咏萱草转到思母亲,其衔接之处就在于这一民俗。

董嗣杲的其它几首咏花草的诗歌都把花草与民俗联系起来。如《芦花》:“羌儿削管吹边远,淮俗编帘障屋危。岂特絮毡堪御冻,津头拾取作薪炊。”<sup>[2]第68册 P42725</sup>其中包含边塞之人削芦为管,作为简单乐器的民俗,而且包含淮河一带的百姓用芦苇编织帘子修补房屋的民俗,也包含人们用芦花御寒,以芦苇为新的生活习惯。再如《葶花》:“古有楚童谣可信,今无越女采为羞。”<sup>[2]第68册 P42725</sup>“童谣”指《孔子家语》中的典故,称楚昭王曾经向孔子询问这种东西,孔子说:“吾昔之郑,过乎陈之野,闻童谣曰:‘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

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应也,吾是以知之。”<sup>[3](卷二)</sup>由此可知在春秋时期,人们是以苹的果实为食物的,此诗反映了古今民俗的变化,现在越地的女子已经不再以之为食物了(羞,美味的食品)。他写《葵花》道“年年重午家家有,桃柳菖蒲共一瓶”<sup>[2](第 68 册 P42718)</sup>,说明当地在重阳时节,用桃柳菖蒲以及葵花一起用来泡酒的风俗。其《菊花》云:“谁插满头开笑口,翠微亭北倚阑干”<sup>[2](第 68 册 P42721)</sup>写出了重阳头戴菊花的习俗。

再如宋祁写蜀葵也与民俗相结合:“红白相嗣繁,色纯香亦浅。相对庭户间,俗尚焉能免。”(《漱玉斋前杂卉,皆龙图王至之所植。各赋一章,凡得八物,或赏或否,亦应乎至之意欤,遂写寄至之·蜀葵》)<sup>[2](第 4 册 P2548)</sup>写出了当时人们在院子中种植蜀葵的风俗。

### 三、宋代咏民俗事物诗歌的雅化、俗化与客观化

受《诗经》、《离骚》咏物对象的影响,咏物对象多用其比兴义,清代李重华“咏物一体,就题言之,则赋也;就所以作诗言之,即兴也比也”(《贞一斋诗说》)<sup>[4](P930)</sup>陈仅《竹林答问》中说:“咏物诗寓兴为上,传神次之。寓兴者,取照在流连感慨之中,《三百篇》之比兴也。传神者,相赏在牝牡骊黄之外,《三百篇》之赋也。若模形范质,藻绘丹青,直死物耳,斯为下矣。”<sup>[5](P325)</sup>都强调咏物诗的比兴寄托,强调作者的主观意志。宋人张戒也持同样的观点,《岁寒堂诗话》云“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专意于咏物哉?”<sup>[6](卷上)</sup>

宋代诗人是富于学问的诗人,即使写民俗事物依然脱不了文人的气息,所以写民俗事物的诗歌也变得十分高雅。其表现是托物言志,努力提升民俗事物的思想品味及哲学意蕴。如郭印《竹夫人》“林下风流在,收归枕簟傍。冰肌元本净,玉骨自然凉。最是虚心好,由来正节刚。炎天长作伴,书夜不能忘。”<sup>[2](第 29 册 P18706)</sup>赞美了竹夫人作为消暑器物的作用,并且因为喜爱而赞美它似人的一些美好品格——虚心、正节。另外,自孔子评价《诗经》“思无邪”之后,外加礼教的束缚,人们一直以“思无邪”作为一种思想境界。“脚婆”与“竹夫人”有“婆”与“夫人”的称呼,而能不触发人的念想,所以,文人在诗歌中总是以之比喻女子,提升诗歌的思想性。和尚释文珣《汤婆》:“野翁有汤婆,爱逾美淑姬。视之若彭亨,虚中而无为。冬日则饮汤,身唯一衲随。曾不浣脂粉,简洁良易资。终宵暖吾足,贞静无邪思。德音之所同,可作偕老期。誓不中道绝,若彼氓蚩蚩。作诗以遗婆,婆听当勿疑。”<sup>[2](第 63 册 P39547)</sup>再如胡仲弓《竹夫人》“虚心陪燕寝,不受虢秦封。惟有冰霜节,全无云雨踪。李娥书旧恨,湘女敛愁容。却是专房宠,无人妬阿依。”<sup>[2](第 67 册 P42109)</sup>以之喻为女子,比较中显现它的优点。

方一夔《竹夫人》“残阳未敛戍,中夜苦无奈。嚼肤跳蚤行,掠面飞蚊过。玲珑织翠缕,有来馈一个。不惟供夜直,亦可专房卧。此君丈夫心,节操抱寒饿。未免斤斧伤,复受巾帼流。我老乏风情,偃息便慵惰。不令魁梧人,化作儿女悞。”<sup>[2](第 67 册 P42220)</sup>说出在酷热难耐、跳蚤蚊子横行的晚上,有了“竹夫人”情况立刻大为改观,并且说明自己年迈更愿意远离女人相伴入眠而选择竹夫人相陪。

这种托物言志的方法,使得普通的民俗事物获得了高雅的品味。这与宋人对于以俗为雅的审美追求是一致的。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后山诗话》:“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黄庭坚《再次韵(杨明叔·引)》:“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此诗人之奇也。”

但其实也有的咏物诗并不专注于这些,只是细致地描摹出对象的特征,例如六朝的一些宫体咏物诗,特别是描摹女子服饰等咏物诗。这些诗歌把诗歌从言志抒怀的传统窠臼中引导出来,但是,其描写的事物不外乎女子的服饰等,一些在贵族文人的眼中看起来精致优雅的事物。

而在宋代咏民俗事物者,一方面沿着传统路子,托物言志,使普通的民俗事物变得高雅;另一方面,走向俚俗。许多民俗诗歌语言直白,客观地描摹民俗事物,竭力呈现出民俗事物的自然状态。如梅尧臣的《和孙端叟寺丞农具十五首·田庐》:“结庐野田中,其高足以观。坐卧劣自容,巢栖未尝厌。但能风雨蔽,何惜茅蓬苫。终当收刈毕,寂寞惭山店。”<sup>[2](第 5 册 P3210)</sup>该诗客观地突出了田庐这一民俗事物的各种特征,为了守护庄稼而搭建在田野中,狭小地仅仅能容身而已,用茅草做屋顶,简陋得只是能遮风挡雨而已。在庄稼收割完毕后,田庐就被人们弃置不用。再如同一组诗歌中的《台笠》:“力田冒风雨,缉箨为台笠。寒蓑相与用,阴野低迷入。足履固易濡,鬓葆何尝湿。斯须未可去,赫日资乃急。”全诗不加修饰,用朴素的语言,介绍了台笠这一农具的特征,用“箨”(即竹笋皮)制作,一般和蓑衣搭配使用,蓑衣用来护体,台笠用来护头,所以在阴雨的天气,脚容易被打湿,而因为有台笠的保护,鬓发却未尝湿。

甚至,宋代有的咏物诗歌就像一个谜语,内容是谜面,题目是谜底。谜面只是客观地表达谜面的特征。例如顾逢的《纸鸢》:“祇是凭风力,飞腾自不知。转来高处去,肯顾此身危。云外摇双翼,空中寄一丝。每愁吹断后,欲觅意何之。”<sup>[2](第 64 册 P40023)</sup>全诗没有出现“纸鸢”字样,只是说明其凭风而飞腾,双翼为丝线所寄,最大的担心是被风吹断丝线而飘飘不知所终。据此,读者一下子就能猜到是纸鸢。而宋代的咏物民俗诗歌则有很多属于后者。梅尧臣的《和孙端叟寺丞农具十五首·扬扇》:“白扇非团扇,每来场圃见。因风吹糠粃,编竹破筠箭。任从高下手,不为暄寒变。去粗而得精,持之莫言倦。”扬扇,古代的扬谷器,是一种扬除糠粃

的一种风力机械。梅尧臣的诗作就是一道谜语的谜面一样突出扬扇在打谷场使用,扬除糠秕的特征,至于谜底就是诗歌的主题。再来看顾逢的一首诗:“幡然一器微,有用在冬时。永夜寒如许,孤衾暖不知。少年皆见弃,老者最相宜。却恨无情处,春来便别离。”<sup>[2](第64册 P40014)]</sup>这首诗歌就如同一个谜面,那么谜底呢?原来是还是宋人再熟悉不过的日常用品——“汤婆子”。

如果说宋代民俗咏物诗歌客观细致的描摹方法对于六朝宫体咏物诗歌的继承,那么宋人如谜语一样作诗的方法则可以上溯到荀子的《赋篇》。《文心雕龙·谐隐》又云:“譏者,隐也,遁词以隐意,譏譬以指事……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或体目文字,或图象品物,纤巧以弄思,浅察以炫辞,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荀卿《蚕赋》以兆其体……”<sup>[7](P271)]</sup>所不同的地方是,荀子的赋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首先铺陈事物的形象特征,最后揭示答案,而宋代的咏物民俗诗歌则是采用诗的形式,以谜底为题目,以谜面为内容。并且,荀子的赋运用浓重笔墨铺陈所咏事物,并运用排比、比喻、象征等手

法,将抽象的事物描写得生动形象。而宋代的民俗咏物诗歌本来就是具体事物,宋诗人运用客观写实的方法给以细致地描摹,突出事物的本来特征。

王国维《人间词话》言:“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其实,词是如此,诗歌又何尝不是如此?清人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话》中所说:“咏物诗有两法:一是将自身放在里面,一是将自身站立在旁边。”<sup>[4](P930)]</sup>宋代的咏物民俗诗歌就在两个轨道上面奔跑,一方面,不断采用托物言志的方法发掘最为普通寻常的民俗事物的高雅内涵,其本质是将自身放在里面,使诗中有我,因物以见我。另一方面,不断地使民俗事物俗化,就是客观地恢复民俗事物的本来面目,在写作上以写实为主。其本质体现了诗中无我的境界。而且,如果说宋人通过托物言志咏民俗事物诗歌的方法,实现雅与俗的完美融合。那么可以说,宋人还原民俗事物本来的“俗”面貌,则冲破了人们习惯上对于所谓“雅”的审美感受,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另外一种美——“俗”之美,一种“大俗大雅”,以平实为美的审美新境界。

参考文献:

- [1] 俞琰.咏物诗选[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7.
- [2] 傅璇琮.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3] (魏)王肃.孔子家语(四库全书本)[M].
- [4] 王夫之.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5] 陈仅.竹林答问[M].王士禛,周维德.诗问四种[M].济南:齐鲁书社,1987.
- [6] 张戒.岁寒堂诗话(四库全书本)[M].
- [7]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阳玉平]

(上接第25页)意象,也有从个别事物的表象升华而来的意象(典型形象);有从表面抽象、上升得来的,有从已有意象再抽象得来的,还有通过想象构造得来的。在构造出来的意象中,只有那些有实用价值,得到证实或实现的意象保存下来,有一些虽然有实用价值但暂时无法证实或实现的意象也能够一定时期内保存,时间长了往往遗忘,还有大量不一定有价值、没有得到证实或实现的意象只是一闪而过,没有在显意识中保存下来,但往往在潜意识中留有记录,偶然(如灵感、梦境)还可以闪现。这许许多多意象,形成一个

复杂的系统或网络,成为形象思维的基础。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这样的意象系统或网络,只是意象的种类、数量与结构不同。总之,意象在形象思维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形象思维的基本单元,贯穿形象思维的全过程。它是进行形象识别的根据;所谓形象识别就是把得到的新的形象信息与头脑中储存的各种意象进行匹配,归入于其最类似的意象;如果头脑中没有与之相似的意象,自然也就不能识别。意象是联想与想象的前提与基础,没有意象也就不可能进行联想与想象,同时也就无所谓创新了。

参考文献:

- [1] (美)克雷奇.心理学纲要[M].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0.
- [2] (法)阿达玛.数学领域中的发明心理学[M].江苏教育出版

社,1989.67-68.

[责任编辑:蒋民胜]